

賴久太郎著 日本政記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冊
一〇三九三	一一七	一四	八

內閣文庫		
和書	號	冊架
一〇三九三	一八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0393
冊數	8 ( 8 )
函號	139 14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賴襄子成 著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藤原氏內大臣信宗。

女。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

明長享。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葬泉寺。

六年。亥春二月。天皇即位於女政官廳。尊先帝

曰太上天皇。持通關白如故。冬十二月。足利

義視任大納言。叙從三位。

文正元年。丙戌。義政子義尚以前年冬生。其母富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後土御門 賴襄子成 著



子不欲僧之。而難淪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召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爲嗣。已而生子。廢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尙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銜之。故受託不辭。稔聞畠山義就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召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請。掌出納。其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宗全。

女。已貞親。退義敏。廢義廉。復義敏。宗全怒。將後。義廉攻。親京師。驟然。諸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冬十一月。義就被赦。入京師。謁幕府。造宗全。極驩而出。十二月。地大震。應仁元年。亥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爲官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請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曰。臣將面對焉。從。

日本源氏 卷之十五 賴氏勝形  
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宗全亦  
召兵于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  
相決。諸將母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  
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  
復入太第。世叡勝元不援政長。以為怯。勝元慙。  
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  
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

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覲之。乃潛與族政之  
師春政。以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

岐上。依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  
敏。以越中。關前。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德  
岐。武田。國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  
屬焉。兵凡十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  
清。發征馬。因播磨。摩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  
就。以六和。之。河內。紀伊。故黨。山。義純。以能登。  
斯波。義康。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嶺。以近江  
之半。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賴。以美濃。  
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

民負擔奔竄 夏五月義政令曰先戰者我  
也 義直第在幕府前勝元遣兵屯實相院  
逼義直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樹其於以足門  
迎義直入時宗公怒改實相院不克自是兩  
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退保相國寺又使赤松  
政則往收其故黨 六月六內政弘黨宗全以  
周防長門兵 萬未上政則拒之尼崎大敗西  
軍復振東軍每失用 秋八月勝元疑幕府近  
臣有為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十一人怒

曰內官在四西勝元以東勝則擊何獨吾輩勝  
元從殺之又迎帝及上皇於幕府 九月西軍  
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或說勝元曰是  
吾東西受誘也乃遣政長復取之勝元請復伊  
勢貞親伺察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  
伊勢依北官民

越後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凡六家以  
版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凌巡莫能齟齬有  
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

其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  
引之以排已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  
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已復欲  
使之抗爭以其亂紛紛固宜自古國家  
之亂也必由其威權凌替紀綱廢壞而英  
雄之人衝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  
其國者皆然今以瓦利氏之國勢如此而策  
養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  
宗全大通人老則其篡瓦利氏之國也不

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  
而無遠志大略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雖然  
當時之爲將軍統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  
以恩禮以結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  
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  
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  
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公地使  
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  
有不符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恐

日本政心 卷之二十一 賴氏載板

之而鬪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鬪而奪之我  
何許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况我固  
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  
我信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  
川勝元嫉昌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  
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  
之欲易嫡乃與之并力陰助其子以蹙其父  
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  
復立已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

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  
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  
乘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  
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已上亦知  
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已於是亦植黨以與  
之爭而不知已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  
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所劫持  
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  
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

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功者為先務也

二年戊春二月藤原政嗣為關白夏四月義政以書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秋九月義視還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宗全遣兵迎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文明元年己秋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還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庚寅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辛卯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



軍義政徒步從之。斯波氏家宰甲斐弑其君  
義廉。宰朝倉誅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  
義政令朝倉領越前。是歲上杉顯定攻按古  
河。逐管領成氏顯定。房顯子也。

四年辰。畠山義統降東軍。通北國糧道。

五年巳。春三月。山名宗全死。年七。夏五月。細川

勝元死。年四。子政元嗣。冬十二月。大將軍義

政致仕。子義尚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  
將。拜征夷大將軍。畠山政長為管領。七日辭。以

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軍功也。

六年申。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

國勅。命印購明貨寶珍玩。

七年乙未。義政使使入明。

八年丙申。夏五月。左大臣藤原政基為關白。

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冬。西軍悉解歸國。義視

奔美濃。依七岐氏。畠山政長再為管領。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  
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止其國。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五 賴朝傳

也何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  
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  
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  
下之勢分以奉下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  
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  
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噉拏攫數  
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為  
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  
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反於既勝乃終制

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  
亦為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  
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  
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  
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  
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  
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  
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  
何自以其弟為儲貳細川勝元傳之矣而復

日本政記 卷之四十五 赤松氏 續氏 續氏 續氏

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  
欲廢其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  
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子以奪其号  
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為西  
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  
令者夫也昔陰行闔闡之間襁褓之呱呱與  
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  
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  
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

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其然  
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  
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  
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  
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為封建其季世廢寵  
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  
援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  
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  
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賴氏藏

十年。歲冬十月。管領成氏復古河城。

十一年。紀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政家為關白。

冬十一月。前大將軍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

以擬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尋削髮曰道慶。

十八年。丙春。細川政元為管領。是歲。上杉定

正殺其將大田道灌。時定正居相模大場。上杉

顯定在上野平井。交構兵。道灌有才略。築河原

江戸二城。招入州將士。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正。

顯定。縱反間。使定正殺道灌。將士又叛定正。定

正。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賴氏藏

正失勢。求援於成氏。

長享元年和春二月。藤原政忠為關白。秋九

月。大將軍義尚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尚自將

之軍鈎里。

二年甲戌秋。政忠罷。以藤原冬良為關白。

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尚薨于鈎里。二年

子義尚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

為著樵談治要。在軍中猶講之。氏春秋及薨。遠

近莫不哀惜。義尚晚改名義熙。無子。義政召義

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為嗣。後改名義植。

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

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

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

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

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

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

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費。六十萬緡。高倉第

日本政記 卷之二十一 十二 賴氏藏板

之障千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效。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滛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

黨相軋。見上令不復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况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槩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爲所刼制。傍觀戰鬪。心悸。告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甚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

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爲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况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者

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已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斃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斃也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十四 賴氏藏版

秋七月義植征夷大將軍

三年辛亥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 夏四月左

兵衛督政知為其子茶茶所弑北條長氏討誅

之

明應二年癸丑春二月以藤原尚通為關白 夏

四月管領畠山政長奉大將軍義植擊畠山義

豐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

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死立故足利政知子義澄

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歿義豐嗣據河內常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賴氏藏版



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  
援義豐初政知之被弒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  
氏親。於是政元稱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  
立為主。閏月。攻義植。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  
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  
三年。甲寅。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為管領。  
是歲。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  
六年。己巳。冬十月。冬。良復任關白。  
九年。庚申。秋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後十御門子。母准后源氏。櫛大納言長賢女。在位

十六年。改元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踐祚。冬。良關白如故。十一月葬  
後土御門天皇。置柩於黑戶。四十餘日。然後克  
葬。

文龜元年。辛酉。夏六月。以藤原尙通為關白。是  
歲。義澄奏請削前大將軍。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甲申。秋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  
兵。與上杉顯定戰于楯川原。朝良定正子也。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後柏原 十六 賴氏截夜

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  
兩溝弑之房義顯定弟也。

四年丁卯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弑政  
元立政元養子澄之秋七月宰三好長輝以阿波  
兵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之立澄  
元初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  
春子高國皆不稱意更養族細川義春子澄元  
澄元猶幼在阿波付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  
長輝專權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

嵐山距之敗於長輝乃請以澄元爲管領將軍  
義澄輔從之

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大將軍義植大  
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  
澄奔近江依六角定賴長輝以澄元奔阿波  
夏五月長輝與定賴夾攻京師長輝敗於定賴  
引還秋七月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  
澄官爵以義興爲管領

六年己巳冬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

七年庚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為景敗於長森原。

八年辛秋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是

月細川政賢舉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

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

義植還京師。

九年壬秋八月北條長氏伐三浦義同破之。

十年癸春三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敗還。

十三年丙秋七月北條長氏陷新井獲義同。

十五年戊大饑。秋八月大內義興西歸細川

高國為管領。

十六年己秋八月北條長氏卒于氏綱嗣。

十七年庚春二月三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

師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

澄元元長敗走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

後削髮曰海雲。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

也。綜其大略。以為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

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為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天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

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稱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為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為其臣所弑。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弑政元。更立它義子。友為長輝所誅。而三

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宅義子然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襲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

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優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倣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二十一 義氏義政

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永元年<sub>辛巳</sub>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資

以舉禮囚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

軍義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

澄子義晴於播磨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sub>癸未</sub>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立義

榮為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

四年<sub>甲申</sub>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戶城上杉朝定

走保河越

六年<sub>丙戌</sub>夏四月天皇崩

日本後紀 卷之五十一 賴元後

日本正議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栢原氏。贈左大臣。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教

秀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一。葬泉涌寺。

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為關白。五

月。葬後栢原天皇。

七年。丁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

京師。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先是高國乞

援於朝倉孝景。孝景以越前兵來擊元長。元長

敗還阿波。三月元長奉晴元據界城。晴元故澄

元子也。

享祿元年。戊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既而和

敗。高國奔近江。遂之播磨。請援於浦上氏。大將

軍義晴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

三年。庚春。詔就任義晴。大納言。叙從三位。

四年。卯夏六月。細川高國在備前。得浦上村宗

兵。攻細川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奉晴元與戰

于天王寺側。大破之。誅高國村宗。

天文元年。壬辰夏。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

叔父宗三與元長有隙。惡之。晴元。晴元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元長亦忌元

長使宗三誘殺之界城

二年巳春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為管

領二月內大臣藤原植通為關白冬十月

星隕如雨

三年甲冬十一月植通罷尹房再為關白

六年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河越取

之

七年戌夏五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

甲斐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

弘戰于鴻臺走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

之次子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

八年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

植綱避三好氏餘黨也

九年庚夏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

內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晴久鹽

谷高貞裔也世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鄰境

稍強大元就大江廣元裔也居安藝據吉田屬

晴久已而肯附大內氏

續氏家



日本正言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左大臣忠冬為關白。秋八

月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走。

十二年癸卯夏大內義隆攻尾子晴久富田城敗

還。

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

關白。

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

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

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嗣居占河

冬細川晴元逼大將軍義晴奔坂本以義晴

子義輝為征夷大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

兵河內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

好宗三擊之不克義晴惡晴元陰石氏綱許為

管領晴元覺之乃與六角定賴通謀將攻義晴

義晴出避讓職於義輝。

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義輝保北白河夏四月

晴元定賴攻之義晴義輝奔坂本尋講和歸京

師晴元管領如故。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

元

日本政記

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爲出兵信濃擊晴信。

十七年。戊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晴良爲關白。

十八年。配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

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島。取之。宗三走保。獲並城。

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夏六月。長慶與

其弟十河一存。攻獲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

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秋七月。長慶

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島。

十九年。庚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夏五

月。前大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晴元定賴以

大將軍義輝。移比叡衢。冬十一月。三好長慶

入京師。進入大津。

二十年。辛亥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晴元

挾義輝。奔朽木。是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

於平井。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

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九

月。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

山。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

寺迎大友義長為主居山口。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

師。罷細川晴元。以氏綱為管領。晴元削髮。遁於

丹波。是歲。齋藤秀龍弑其君土岐定朝。奪其國。

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兼冬為關白。

夏。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悉取

信濃。五月。長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

阿波。秋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

發兵攻之。義輝奔朽木。尋講和而還。

二十三年。甲寅春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為

關白。冬。北條氏康取古河。放足利晴氏於相

摸。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

于嚴島。大破之。誅晴賢。是歲。北條氏康立足

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三年。丁丑秋九月。天皇崩。葬後奈良天皇。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

勢與形必有人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為，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

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摸。以強臨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

臣本疏請 卷之十五 二五 東江雜記

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擾敵路。使敵合衆。敵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如若投殫于地。以聚群蟻。敵衆敢漫敵地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此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為不失機一也。

日本紋記 卷之十五 二五 東江雜記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賴襄子成 著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

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一。葬

泉涌寺。

弘治三年。丁酉。冬。十月。天皇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戊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

亂也。冬。義輝與三好長慶和歸京師。長慶囚

其君細川晴元。

日本政記

卷之十六

正親町

一

負氏藏板

二年<sup>己亥</sup>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偏名改名輝虎。

三年<sup>庚申</sup>春正月。天皇卽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賞之。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奥守。

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狹。大破之。斬義元。信長信秀子據清洲。秋九月。關白前嗣赴越後。

四年<sup>辛酉</sup>春正月。三好義長入謁將軍義輝。義長長慶子也。三月。義輝臨三好氏第。夏四月。

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將士叛之。輝虎引還越後。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河中嶋。先是二帥並雍髮。晴信稱信玄。輝虎稱謙信。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蓋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與羽山脉。至於甲信。重

覺沓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為尾濃為京畿西國大氏甲信之腰裔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沓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士沃兵衆然其所處於脊梁憑高四瞰戎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

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兩蛇爭穴螫齧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為腹背二氏居其夷而仰據險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勝之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氏之士沃兵衆不及





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與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歿。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驍之。況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遂至於與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內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五年。戊子。冬十月。詔遣便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

六年。癸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

臺。破之。秋八月。松永久秀弑其君三好長慶

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齊藤氏。取岐阜據之。

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弑

之。迎立義榮為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

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日本政記 卷之十六 賴氏藏版

十年丁酉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

十一年戊戌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承禎破之九月入京師冬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任左兵衛督信長辭不拜乃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忠十二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真出奔遂依北條氏關白前久出奔前

關白晴長爲關白

十二年己春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于薩隨克之夏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木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宮六月尼子氏遣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元龜元年庚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六月德川氏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姊川大破之秋九月信長攻三好

日本書紀 卷之十六  
三黨於攝津。義景長政迫躡南上。信長還擊樓之於叡山。遣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政和。還美濃。

二年。辛未。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元春攻山中幸盛。未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歸。織田氏。秋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

是歲。皇宮成。

三年。壬申。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氏邀戰于三形原。不利。晴信亦退軍。

天正元年。癸酉。春三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以伐信長。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

夏四月。武田晴信卒。子勝賴嗣。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槇島。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安藝。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

八月信長攻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  
嗣降冬十一月滅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析者極矣百  
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強大者五氏毛  
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  
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  
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  
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  
之所以成勳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

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  
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  
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  
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  
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  
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  
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  
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前吳時細  
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

興嘗一川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  
矣留焉七年遂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  
亦以其國遐遠守泊京師糧餉不給雖今織  
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  
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  
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  
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  
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  
就雖既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

遂不能遏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  
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  
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下之心目非嚮足利  
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  
既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遂如水偶芻  
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既據之京師烏  
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  
又與毛利氏遙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  
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

日本文記 卷之二十一 織田氏

處其不倣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交矣而不能加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廢義路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躡義興之輶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

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為彼之所欲為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日本正言 卷之十一 賴山齋

二年<sup>甲</sup>春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二位。任參議。奏

請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長島賊平之。

三年<sup>乙</sup>夏五月。武田勝賴大舉入參河。圍長篠。

德川氏與信長擊大破之。秋八月。朝倉氏餘

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

之。冬十月。大坂賊納降。許之。十一月。信長

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

四年<sup>丙</sup>春。信長徙治安土。留嫡子秋田城。介信

忠守岐阜。夏四月。信長入朝。詔修二條城。為

日本後記 卷之三十六 賴山齋



館及成獻之皇子誠仁親王。大坂賊復叛。信

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擊大破之。

冬十一月。信長入朝。進正三位。拜內大臣。

五年。丁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

叛應大坂。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

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

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

之。至是。戍大坂。遂叛。能登人長重連。承信長

旨。據穴水城。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拔城斬重

連。信長赴援。不戰夜遁。冬十月。信忠拔志貴。

誅久秀。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

磨。拔佐用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

利氏。信長累遷敘從二位。任右大臣。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

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

相遠。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

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

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

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賴氏職叙

而不恤也。甚則蹂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爲源氏爲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與僮耳。而陪臣與僮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爲織田氏爲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曰驕逸。卑者曰勤勞。驕逸者日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

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六事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爲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爲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槩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變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

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與僂也。不然陪臣與僂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蝼蟻視之者。我仰其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最下者反。

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異。是我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氓隸之心。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况於漢以下。其膏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之。是以雖不得已。而收其實。而終存其名。而不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家。假貸邑里。薄息不責者。年歲遞

遠雖其家道頽廢契券不明而耄倪相告昏  
仰其家以爲不可負無佗天爲之保證也故  
受知於天深者久而不絕受知於天淺者未  
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  
如織田豐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不變之  
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  
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

六年戊寅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三木城附毛利  
氏羽柴秀吉移兵討之。是月上杉輝虎率先

是輝虎遣書信長曰公數與畿甸敵戰未識北  
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聊舉八州兵西  
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作不起姪景勝  
殺養子景虎。夏四月關白晴良罷。羽柴秀

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六月毛利輝元遣兵  
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殺之  
冬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

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十二月，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爲關白。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絕，送歎織田氏。

七年，疋夏信長令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爲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

八年，庚辰春，羽柴秀吉拔三木，斬別所長治。夏，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鷲森，留子光壽，致大坂。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因幡諸城。毛利氏將吉川經家保鳥取不下。明年城陷，經家與諸將領皆歿之。

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爲關白。

十年，壬午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

氏及北條氏政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  
賴及其子信勝。梟勝賴首於京師。割甲斐信濃  
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是春詔修伊勢大廟。  
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世不舉。  
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夏五月。羽柴秀  
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  
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  
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  
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弑其君右大臣信

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  
餘人。然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屢辱光秀。光秀  
深啣之。信長又寵蘭丸。嘗許其三歲後領志賀  
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惟奇禍。至是受命  
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  
具於湖。馳還龜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  
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  
途聞信長已弑。退保二城。策賊兵來圍。信忠力  
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

師入清洲。

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弑業殞。誠爲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爲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刺刃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

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唾吮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強酒。箕踞嘲罵。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鏖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壽於與之矣。而不

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爲我用也。故姑與之使  
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  
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  
有反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  
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  
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緝  
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  
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  
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

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  
爲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  
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  
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覲。傾其國充貢  
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  
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  
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  
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  
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



用之為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既被罪矣  
 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死光  
 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  
 名耳使其不早死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  
 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  
 也大凡人之感息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  
 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  
 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況既施  
 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  
 可不思哉

日本政言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藤原

輝元聞信長且至。懼求和。秀吉未許。會京師凶問至。明日高松陷。輝元遣使治前議。秀吉見使者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元大喜欲戰。小早川隆景諫乃止。遂送質成和。先是信長支子信孝修艦紀伊。急襲鷲森。幾獲僧光佐。得凶報。還次大坂。聞秀吉班師。乃與丹羽長秀等會于尼崎。俱討光秀。光秀既定京師。在安土。乃將兵出拒秀吉。秀吉整軍與賊戰于山崎。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

日本政言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藤原

日本政記 卷之二十一 壬午 東兵部

首於本能寺。賊黨盡伏誅。秋八月。秀吉與柴

田勝家瀧川一益等。議立三法師。信長嗣子

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

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冬

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

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圍岐阜。

信孝佯行成。

十年。癸未。春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二

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夏四月。勝家部將

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

清秀戰歿。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

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莊。織田信雄

圍岐阜。信孝走歿。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

下。任參議。六月。一益降秀吉。冬十一月。秀

吉城大坂。尋徙治焉。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

津義久戰于有馬。敗歿。時龍造氏據肥前。島津

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四海。

十二年。甲申。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絕。進兵擊之。信

雄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四海。

日本政記 卷之二十一 順氏載

雄乞救德川氏。夏四月，德川氏大敗秀吉於長

湫。獲池田信輝、森長可。冬十一月，秀吉與

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十

二月，關白內基罷。

十三年，配春。左大臣藤原昭實為關白，尋罷。

二月，秀吉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三月，秀吉將

兵十萬南伐，滅根來雜質賊。夏五月，遣羽柴

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于土

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帥兵會之。元親出

降。南海平。秋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

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攻佐佐成政于富山

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遣金森長近

略飛騨，攻滅姊小路賴綱。冬十一月，地大震。

十四年，丙戌春二月，關白秀吉築第內野，名曰聚

樂。三月，大友義鎮入朝。夏五月，上杉景勝

入朝。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

親出兵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島津義久。義久

不從。冬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

日本後紀 卷之六

豐臣氏 豐臣氏 豐臣氏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齊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資。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不肯爲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

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曰。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隳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而撫之。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

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而猶不可  
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宗希世之雄  
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  
叛哉所以言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  
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  
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  
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爲  
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  
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

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與而  
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  
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  
也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名和仁正親

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實秀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

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天正十四年丙戌冬十一月居天皇尊先帝曰

太上天皇 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叙

從一位關白如故 是冬鳥津義久大饗大豐

後攻下十餘城時大友義鎮病歿于義統與仙

石秀久長宗我部元親等拒之次叔皆走元親

子信親與十河存保等歿之 是歲秀吉建方

日本政記 卷之六 後陽成天皇 賴氏載反

廣寺。塑造大佛。高十六丈。

十五年。丁亥。春三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

五萬。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

八代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

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

西海平。冬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

入貢。

十六年。戊子。夏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

聚樂第。留五日。五月。關白秀吉遣使。

北條氏政。入謁。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上。

事。決。於。氏。政。冬十月。秀吉大張茗蕪於北野。

十七年。己丑。秋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

政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奥。山羽。威。於。北。陸。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東伐。兵凡二。

十五萬。夏四月。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

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取八州六十餘城。六月。

伊達政宗來降。秋七月。氏政父子出降。秀吉殺。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氏亡關東平。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管子曰不可。天下者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為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奇正之變。諳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吾知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於用兵之利則大矣。

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也。要歸於取其利。而其利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取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取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彼用兵。所取不償所用。至太閣其用兵無有他巧。而天下莫能言。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

日本後記

卷之六

東兵亦用

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况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為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用。既決。於未用者。不用已。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算成敗之數。知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

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取因。僥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墾。人所明知。非有巧。謫難知之術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日本書紀 卷之六 三十一 蘇我氏 蘇我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檢陸奥中羽地而

蒲生氏鄉於會津鎮撫東北是歲朝為王

眩遣使來聘先是秀吉怒朝鮮不來欲討之先

使宗義智往諭焉於是使者來獻書及方物秀

吉報書使其導我攻明眩終不答

十九年卯冬十二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

豐臣秀次為關白自稱太閤秀次秀吉之甥養

為子者是歲宗義智再至明言攻明情實

責其罪李眩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

日本書紀 卷之六 三十一 蘇我氏 蘇我

日本書紀 卷之廿六 三十一 賴武 下今孝道大具兵食

文祿元年。庭春二月。天皇幸豐臣氏第。夏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為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先鋒。以伐朝鮮兵九十五萬。行長先進。徇平壤。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松出奔平壤。五月。秀吉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平壤。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

之走斗壽命元。秋七月。加藤嘉明勝。少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島津親貞之。明主朱翊鈞遣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人臣黃赫金貴榮等。是月秀吉母大驥疾。秀吉歸覲。不則已薨。九月。秀吉至名古屋。冬十一月。引鎬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日本書紀 卷之廿六 三十一 賴武 敗

日本書紀 卷之二十六 孝德天皇

二年<sup>己癸</sup>春正月八上天皇崩。葬正親町天皇。  
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  
國都。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  
之始獲如松。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  
晋州不克。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淮敬來  
名古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  
議册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册封  
為秀吉王明之謂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

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  
韓二王子以下清正厚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  
人最畏清正稱曰塔上官。是月諸將合兵攻  
援晋州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餘人。秋八  
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賴生也。

三年<sup>甲午</sup>春秀吉城伏見。

四年<sup>乙未</sup>春二月蒲生氏鄉來子秀行嗣尋徙宇  
都宮以會津移封上杉景勝。三月秀吉治  
伏見。秋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

日本書紀 卷之二十六 孝德天皇 領氏城坂

奏請前其爵尋賜死

慶長元年丙夏五月秀吉以秀賴入朝詔以秀

賴叙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 六月外征諸將

引還 秋七月京畿地大震 八月明韓使偕

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

封册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着明服命僧

承允讀册行長私屬曰册文與惟敬所說或有

齟齬予且諱之承允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為日

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拋之扯裂册書曰

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日吾而下如天朝何譬

虜何與焉乃召行長併明使誅之承允解救乃

止即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

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

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

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萬眾之心乘

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也

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英雄之所

日本後記

卷之三

三

賴襄曰

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西伐  
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皆以  
強加弱以大臨小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  
必以文告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  
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  
其諭北條氏也故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觀  
諸將皆怒曰彼亡狀蓋逐擊之太閤曰未也  
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乎  
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

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  
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然拒我之意者不  
直其主之所爲也嗚呼是勝負之大機也今  
有兩人鬪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  
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哮不肯聽  
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鬪不得已而鬪  
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鬪與兩人之鬪其勝負  
之機奚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其  
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克於此乎朝

鮮與我隔絕大海不相干涉。夫嘗擊於  
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  
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為。曰何故擊之。何故使  
我裹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  
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其鋒遂鈍。退不  
振也。彼以怠惰之摩之餘。被我百戰之精兵。  
非如北條島津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  
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勝之哉。  
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  
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亦  
在於此。

日本政記 卷之正 續氏載版



二年。西春。以小早川。為元帥。利秀元淳  
田秀家為副。黑田孝高。其參謀。兩先鋒。及諸  
將。皆如前役。使小西行長。立功。自償。秀秋。秀吉  
姪。為隆景嗣子者。加藤清正。先入韓。後竹島  
舊壘。連降。機張。梁山。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金山。為  
元帥府。韓王。脫奔。海州。秋。七月。藤堂高虎。加  
藤嘉明等。攻韓將。元鈞。於。嶗山。唐島。大破之。八  
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  
與。清正。合。攻。陷。黃石城。諸將。合兵。攻。韓將。湯

日本後紀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順天 破

元於南原走之。進入金州。明將陳昇走。敗走於  
是慶尙全羅盡定。皆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  
于碧波亭下。敗走。九月。魚田長政與明將解  
生揚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冬十二月。  
明將邢珍麻貴楊銘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  
圍蔚山。清正與淺海左京大夫堅守不屈。  
三年。戊辰正月。秀吉與諸將分道來救敵軍解  
圍。清正出城。追躡大破之。夏四月。秀吉遣使  
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十餘師分

守諸城。其餘罷歸。至九月再往。五月。明軍再  
來逼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大擊破之。秋八  
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召還在  
韓諸將。冬十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  
萬。攻義弘八壘。夾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  
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  
恒奮擊大破之。追斬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  
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

織田氏爲政。雖偷一錢者亦斬。頭。攻路不

拾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此莫以  
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爲刑律。又設明法之  
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  
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  
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  
同科。是何法哉。夫人士可以殺天下之人。而  
莫之禁者。人庇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  
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或  
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絕矣。是不能

一日相安也。言或其遭弑逆之禍也。然未足  
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  
澤。絕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  
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爲一段。以一段爲口  
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一。田一段得禾五十束。  
租二束二把。一求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  
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外蓋輕於  
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者。流  
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不給於

餉蓋租歲重且加矣。然源氏北修心尚未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政。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丁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為一段。一段如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步。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步。萬町加六百萬步。又就步各縮二尺。較撻有限之土地。以探索無故之財利。民數倍。稅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

民剝未剝之內。水浚之膏而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豐臣氏以此取絕嗣亦族。適其事已過矣。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今為梗。下相習。恬不為怪。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臣心流毒。未可知其底也。如新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入尺之稅。八尺之稅。

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臣如新。而於  
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為子孫祈長

久之福。誰憚而不為耶。

賴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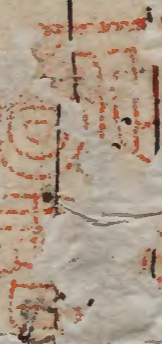
松藤機

牧軼 同校

石川章

岡田喬

日本政記卷之十一 大尾



賴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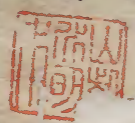
明治九年一月十一日	版權免許
全	改式御届
全	出再版御届
全	出再版御届
全	出再版御届

著者 久太郎

出版人 賴又二郎

京市本區

京都府上京區萬年一丁目  
東三本上之町壹番



發行

書林

田中太右

大阪府南區安堂寺橋通四丁目  
三十八番地

柳原喜兵衛

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山内五郎助

全 東區糸屋町壹丁目  
二十番地

湯上市兵衛

全 南區順慶町三丁目  
三十八番地

